

漢陰縣志

漢陰廳志

通判錢鶴年重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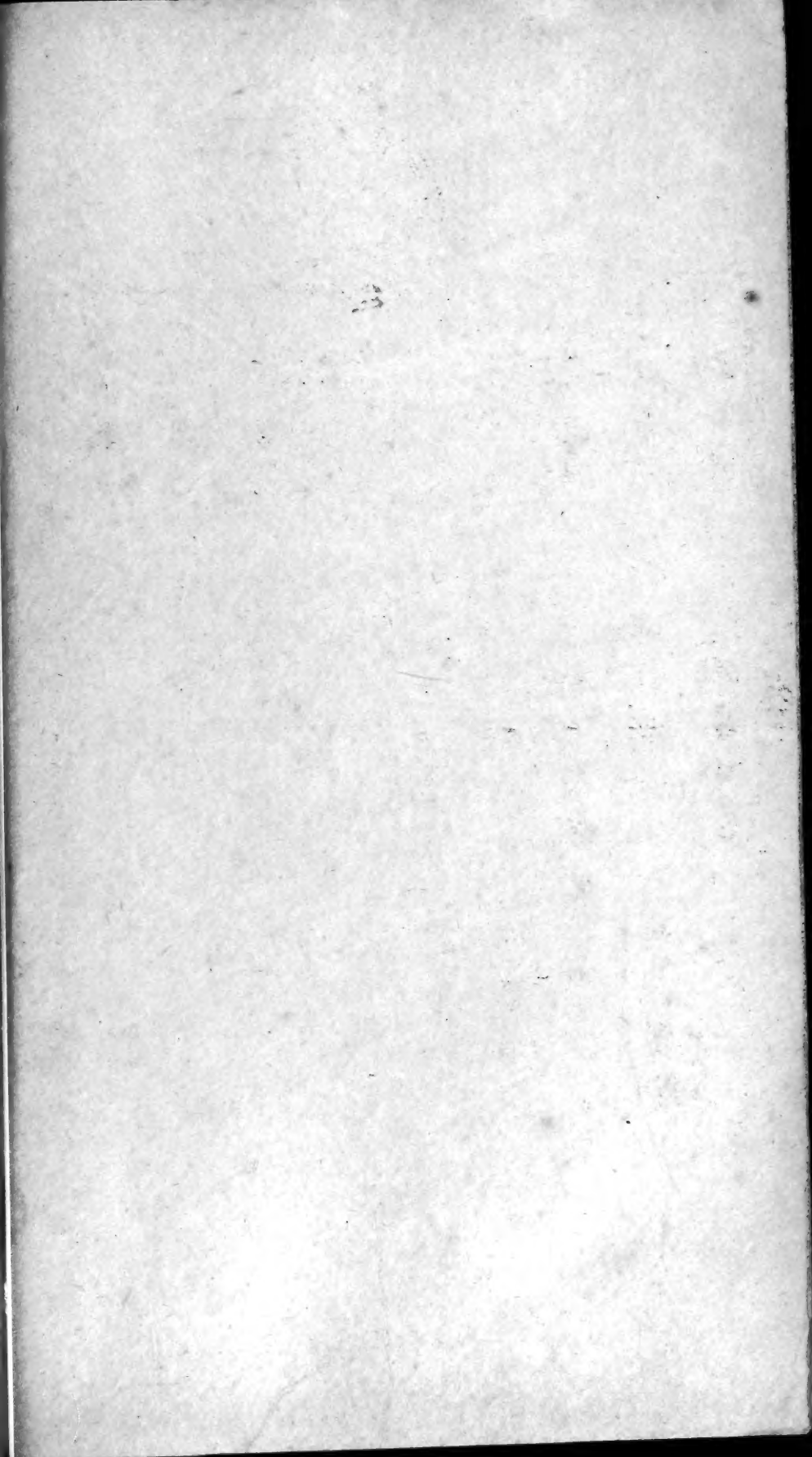
藝文志上文

奏議

請改巡防通判爲撫民奏

陝甘總督臣勒保巡撫臣秦承恩奏爲縣治遼濶請
分隸通判以資治理事緣興安府屬之安康地方本
舊時興安漢陰兩州縣分治之地於乾隆四十七年
前撫臣畢沅奏陞興安州爲府案內將州屬漢陰縣





勢查分駐通判原有管理民事之例卽如陝西西安府屬之五郎通判所轄境內錢糧命盜等案俱歸該倅就近辦理漢陰通判情事相同應請照五郎通判之例改爲撫民通判將舊時漢陰縣地方一切命盜等件及錢糧課稅俱責成該通判管理所有安康縣知縣止令專管舊時興安州所轄地方如此一轉移間庶照料易周於民事官守均有裨益惟該通判旣改爲撫民通判應請照五郎通判之例添設巡檢兼司獄一員以資任事查有漢中府屬沔縣黃沙驛驛

改爲附府首縣取名安康以興安漢陰兩州縣原轄地方歸併管理其漢陰舊治添設通判一員專司巡防不令管理錢糧命盜案件此

題定章程也茲查安康現管地方東西長三百八十里南北廣七百里幅員遼闊跬步皆山烟戶散處訟獄繁多從前一州一縣分管尚稱繁劇今統歸安康一縣管理四鄉相距寫遠踏勘山場相驗屍傷等事往返動需旬日該縣在鄉辦公之日多在署理事之日少民間詞訟易滋守候知縣一官實有照料難周之

題咨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部議該督等所奏因地方情形繁要起見其所請裁改移駐與定例相符應如所請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公牘

覆方撫軍守城防江稟

錢鶴年

八月初七日奉憲札內開寧陝賊匪自洋縣滋擾後於初二日即向東竄飭即確探賊蹤一面多備鎗炮

丞一官事務本簡所轄地方離縣又止四十里可以
裁歸該縣兼管應請將黃沙駙駙丞改爲漢陰巡檢
兼司獄事其漢陰撫民通判仍請照舊定爲繁難要
缺在外揀選陞調巡檢兼司獄一缺事務較繁亦請
定爲要缺在外揀調至現任漢陰通判蔣騏昌係由
本省臨潼縣知縣

奏請陞署該員久膺民社於地方情形素所熟諳堪勝
新改撫民通判之任其餘一切事宜容臣等逐一查
明另行分別

四城角各安炮一座派武生及幹練兵壯掌管多運
石塊及灰袋等物嚴堵職隨帶壯丁差役以爲遊兵
於四面城堞周流巡查激勵義民壯丁實心協力防
堵遇何處緊急即往何處堵禦並將無業可疑之人
概行逐出仍派巡檢於大街小巷巡查夜間每戶門
首懸燈有呼必應使奸匪無從生事現在軍民俱知
感戴踴躍奮勉城中甚屬安靜所有遵照辦理緣由
合肅馳稟聞

再覆方撫軍

錢鶴年

灰石嚴密防守會營親身督率防護務保無虞仍將沿江船隻盡擺南岸看守免致賊人偷渡等因遵查江岸職前已安設卡隘十處派撥幹役民夫晝夜常川巡查禁止船隻不許靠擺北岸以防偷渡至於城池刻下賊匪較近防範更宜嚴密已勸令紳民鋪戶人等日夜上城協同兵役站牆防守諭以安靜鎮定再北門向無門樓且近靠北山更爲緊要已搭蓋炮樓向要緊處安炮六座以武弁席外委專守其東西南三門各安炮二座派儒學杜外委孫外委分守

方與何方相近卽派令在該處防守將姓名造冊編號書簽實貼垛口以十家爲一牌每牌放一頭人管束聽號炮上城各歸本垛執兵器向外站立俱要鎮靜不得交頭接耳撤退時以鳴鑼響炮爲號次第徐徐而退不許擁擠喧嘩恐伊等日久疲乏現分雙單日晚間上城守護日間各歸本業不發口食如賊匪逼近不論雙單日晝夜嚴密防堵再行酌給口食以免糜費但堵賊必以火器爲先而士民平素俱未習學槍炮臨陣勢必胆怯現在選雇民壯八十名將從

敬稟者案奉憲臺批據卑廳具稟賊匪滋事情形及曉諭居民上緊收獲防禦緣由蒙批據稟已悉仰即曉諭居民堅壁清野實力防禦並令於沿江一帶小心看守稽察各等因奉此竊卑廳前聞寧陝廳賊匪滋事之信即一面招募民夫在於交界之要隘龍王溝火鑛溝等處設卡六處各派撥民夫五十名嚴密堵禦一面勸諭城內紳民鋪戶人等當各保身家性命齊心上城協同兵役一體防守該士民等俱皆踴躍奮勉刻下上城協堵者七百餘人按伊等所居地

戴遵照急緊收穫者已有十分之六七其未收者乘此天氣晴和均在趕收大約四五日內即可全數收畢今歲漢陰雨暘時若大獲豐登民情甚屬安貼足可上慰慈懷謹此稟聞

請立養正義學詳

錢鶴年

爲設立義學詳明立案以昭永久事竊照鶴年來漢十有餘年每見城鄉幼童俊秀明敏者多未從事於學詢厥所自輒以家計窘迫不能攻讀爲詞顧有造之妙齡阻於供給之不繼誠堪憫惜今鶴年於署後

前存剩鎗炮收拾令其日夕操演夾插於士民中協力防守以壯衆志伊等更爲協心出力惟卑廳所屬漢江綿長數十餘里堵禦必須嚴密以防偷渡現已安設大小卡十處每處安夫十數名二十餘名不等常川防守稽察使賊匪知有防範不敢觀望偷渡所有遵照辦理緣由合肅馳稟聞

覆撫軍補脩堡寨促民收斂札 錢鶴年

昨遵憲諭勸令各寨將坍塌處所迅速補脩乘此稻穀成熟上緊收穫搬運城寨堅壁守護閭閻俱知感

爲勸諭廣植蠶桑以滋利益事照得百歲之林

攸關種桑養蠶自古爲重所以

聖諭廣訓第四條重農桑以足食查漢陰地方山多田少膏腴肥田固宜種稻其磽薄瘠土空隙山地均宜栽桑以收利益本分府每遇公餘下鄉諄諄勸諭務在樂觀成效近查廳屬農民導示養蠶織絹者亦漸不少惟不得如法成繭鬆而不實取絲粗而色暗織絹亦不勻潔作綿不能潤厚查浙江湖州養蠶抽絲之法甲於天下本分府前從浙湖帶來蠶種並延善於養蠶者來漢陰採桑養蠶取絲織紬作綿復恐此地

垣牆之外有空隙地一段捐脩瓦房三間樓房一間
山房一間草廠廳三間草屋三間草閣一間草方屋
一間土窑三間立爲義學俾城鄉寒微子弟學習於
中尤慮脩脯不繼復捐項勸助置買范家松下家溝
等處叛產每年收租爲義學延師教讀授餐給膏之
資第恐日後因循廢弛理合詳明立案以昭永久爲
此具詳祈賜查核施行

廣植蠶桑諭

錢鶴年

爲勸諭廣植蠶桑以滋利益事照得百穀之樹民命

案刻下四鄉遵照行之者俱大有成效但恐如蠶絲
急半途荒廢合卽出示曉諭爲此示閭廳士庶人等
知悉務宜實力奉行殷勤從事該鄉保等仍將勤於
飼蠶並廣種桑樹者開具姓名稟案以憑獎勵並詳
請上憲格外優賞

示興郡紳民急宜樹桑養蠶諭

知府葉世倬

爲辨明興郡桑蠶風土相宜急宜樹養事照得秦人
業農不業蠶總由不知古人蠶桑成法致使坐失美
利是以本府今春特刊蠶桑須知一書具詳樹桑飼
蠶蒸繭繅絲之法遍示各廳縣紳民並條舉利益剴

不能盡得其法隨傳匠工張見隆等學習飼蠶至三眠時葉上微撒石灰則成繭緊密沉實煮絲須用河水釜中之繭不宜多著亦不宜久煮每絲一根下繭數枚取絲細亮織絹光勻作綿潤厚均與南產無異隨將所取絲綿發交鋪戶懸示廳民現在北鄉周代朝家已得其法養蠶織絹與南省相等南鄉居民饒欽選栽種桑樹千餘株已成大樹者八百餘柯均屬可嘉俱經本分府會同本府給予匾額以示鼓勵在案刻下四鄉遵照行之者俱大有成效但恐始勤終

求桑桑是爲蠶民味也

可養蠶則鳳翔西安同州等府無不相宜便可想而知况興安處處與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風土更非西同鳳三府可比地屬宜桑氣暖宜蠶自無可疑此本府到任所以汲汲爲爾紳民勸也今若以興安地屬陝省遂疑實不相宜以蠶桑之業獨歸川楚則誤會聖諭失之遠矣又本府訪得漢中之洋縣城固寧羌興安平利漢陰向來卽多養蠶之家著有成效爾民取則不遠亟宜倣而行之春令瞬息所有養蠶器具急宜遵照前頒書內圖式購辦並預購蠶種以備應用切

切勸諭在案近聞該紳民私議以

聖諭廣訓重農桑以足衣食一條內有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之句妄生疑慮以山中現隸陝省恐非所宜似本府前諭有不可行者殊屬非是不可不與爾紳民明辨之恭繹

聖諭多不相宜一句原非謂通省郡縣言也今就陝西而論如延安榆林等府鄜綏等州極北土燥風寒原不宜蠶至此外各府州卽無不宜者詩云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爲豳民咏也邠州偏在省西氣候較寒尚

盡算崇之義羅君即撫本任料加正分工

不遑啓處自謂三月可完也不意畧陽盜起妨於多
事狼跋其胡載鼃其尾延至戊申八月始獲興工己
酉四月厥工告成規模宏麗加於往昔廟貌尊嚴士
林改觀分守劉公是用分巡陳公定日省月試咸與
力焉羅公遣人具狀求記山林老朽浩豈能文事關
義舉理弗容辭嘗聞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凡有
知覺運動者孰不知孔子之可敬而可尊也不可忽
也永樂至今年歲不知其幾何多也恬然無復有加
之意者非皆有意薄孔子也蓋康衢文獻之邑經者

勿狐疑自誤有負本府欽遵

聖諭諄諄爲謀小民衣食本意

記

重脩文廟記

郎中康 浩

漢陰縣學在縣治東五十步之外明洪武壬子肇建
永樂中敎諭梁萼重脩至今百十餘年廟貌圯壞不
可言狀嘉靖丁未閏九月二十日巡茶盛公謁視惻
然乃出茶法銀六十兩命縣尹羅君元重脩復飾以
盡尊崇之義羅君卽掄才估料鳩匠分工夙夜匪懈

人君子不以耳目體其心微其顯而障其

之所共畧崇其已之所獨尚推絜矩之心而爲均齊
方正之政徹幽明之情以安神人好惡之微君子之
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蓋如此焉盛公名汝謙字享甫
直隸桐城人非其世德之厚稟賦之良學問之優報
本溯源之至未必超然獨舉如此昔者邃菴楊公始
建古邨橫渠之祠忠肅于公重增關中僻邑廟學之
制風化遂移人材倍出至今皆歸功於二公焉將來
漢陰豪傑之生豈敢忘其所自哉高丰偉度迥出宇
宙今日觀風舉動如此又焉知將來勲名祿位之盛

日衆見者日廣增規意矩重輪疊奐日新月盛矣漢
陰在萬山深谷之中經遊甚少而際遇孔艱間有經
遊又皆因循仍舊弗以爲異故頽敝日甚積習故耳
以遐邇要荒之區之異而分以新舊完缺之字之殊
是非所以尊孔子也矧祭神如神在神不享非禮孔
子之神高明如天博厚如地悠久如日月神無時而
不在則祭無處而不享顧乃荒蕪殿陛而望來格洋
洋是以非禮之境而期孔子之享也不亦慢哉惟仁
人君子不以耳目牴其心微其顯而聞其幽敷其人

昔每望故墟爲之泣下櫺象者直秦越之雨臺

各使者憫念殘邑議咨州倅史公竟未得覆以遷秩
將行聞有新除呂公又躡足不至邑治荒廢城垣傾
圯歷一年餘恢復之事實鉅且艱若河清之難俟已
戊寅五月朔忽報張公奉簡命叱馭而來抵興安

矣爾時予抱疴山中聞之霍然有起色履任後枉駕
顧予草廬予方疾相晤坐談移時慨然以恢復爲任
予心壯之意者果天心厭亂故聖朝圖治不棄漢陰
而賜之公也乎無奈南北上下綠林充斥往來馳驟
未有定向何也予亦強扯公住山中者月餘公決計

不與二公匹休也耶謹述其故僭以爲記云

新復縣治記

王應泰

崇正丁丑閏四月十六日邑中被流賊夜襲喊聲震天發矢如雨變出倉卒人心驚慌各奔竄而去賊入城時衙宇民舍恣行焚燬凡老弱不能逃少壯不相下者悉懼其害嗟乎邑之劫數至此極乎自賊發難以來尅陷各城未能縷指殺傷焚掠慘不忍聞雖曰氣運使然在于邑則孤立無援兼人謀疎玩撫今追昔每望故墟爲之泣下攝篆者直秦越視之兩臺暨

復覩漢官威儀焉至於製神器儲火藥練鄉兵廣積
貯一切捍禦之法平日講求者無遺算十一月內流
賊一股突從西來馬步約二千餘公戎服登陴鼓舞
士民誓以必守賊見城頭有備竟信宿東去經此一
番人愈知公之可依城之可恃矣是以復業者愈衆
開墾荒蕪今歲夏秋風鶴不驚薄有收穫飲和食德
孰非公之明賜也哉由始謀以迄成功予每見其心
口相籌晝夜不倦無非爲城守計夫一年成聚二年
成邑舜其有殫行耶萬世而下其德誠不可及也若

入城中躬拔蒿萊爲衆姓倡遂捐攜來橐中金鳩集
匠役時勤督課分給工食仍加犒賞先築城基次脩
城堞甫兩月告成一時士民攜妻孥而戀戀故土者
道相望踵相接也各葺舊居起新舍以應招撫美意
繼此建四城樓各三間設東西門立重關爲保障濬
池自北起次第疏通以深濶爲度公又深心獨運躬
介馬率夫役入山中採木料數次人人樂於趨事乃
創脩柵欄環列四城雉堞之上更爲增高壯觀其次
第脩舉者豎立堂舍門房以爲嚮明聽治之所令人

節取焉稱曰古之遺愛也豈非惠以養民

合於君子之道乎漢唐宋以來特重循良之吏謂親
民者惟令耳內外兼歷璽書旌美猗歟盛哉懸魚瘞
鹿之節化虎馴雉之風十奇三異以爲能慈母神君
以爲頌炳炳鱗鱗未易更僕數若夫庚桑爲楚令擁
腫之與君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穰其民洒然異
之相與言曰胡不尸而祝之朱邑爲越令謂其人曰
後世子孫念我不如桐鄉之百姓豈非善政得民清
白貽後亦合於君子之道乎子邑名宦代不乏人而
崇祀者遠則漢令毛公今則廣文孟公二公者一以

從殘敝之區立更新之象其心倍苦其事倍難有爲者亦若是公之才真有大過人者再造漢陰之功可以炳曜千秋矣勒之貞珉用彰賢侯之實政以待彤管之採擇闔邑人有同心焉公諱鵬翱字搏九直隸真定府趙州臨城縣人戊辰選貢

新脩遺愛祠記

王應泰

考往古賢令凡有德有功於一邑者史書所載輿論所傳三代之直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孔子獨於鄭僑節取焉稱曰古之遺愛也豈非惠以養民義以使民

是也如永樂時黃縣劉公成化時成都張公宏治時
陽曲唐公正德時大寧丁公萬歷時曲周袁公杞縣
李公霸州張公或立邑建學或潔己奉公或愛士撫
民或增城濬池或清糧減賦或禦災捍患此數公者
德澤功績社稷生靈永嘉賴之世世傳誦乃無間言
予謂碑傳以口者既非信耳之私碑傳以文者愈見
秉燹之好矣張公值兵燹之後理荒殘之區凡創建
築鑿綢繆捍衛較之前令承平日其時倍苦其力倍
勞近者遵奉功令森嚴於脩練儲備四事悉銳

孝義著一以忠烈著其德與功未嘗及於民也勵世
範俗祝必報之而上下二百七十餘年前後賢公寂
寂無聞曾不得列於血食之祠久爲缺典崇禎壬午
秋臨城張公新脩邑志將成予簡閱舊志中所載及
父老輩傳者

國朝賢令名實顯著尚待闡揚增光俎豆張公亟謂
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無容待也謀所以尸祝前令
者遂鳩工庀材構祠三間暨於明倫堂左仍勒之石
以誌不朽夫古今所稱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

別潏潏淙淙灌溉稻田東南通吳越荆楚西北連滇
貴蜀秦宋以前屬楚原隸梁州厥後屢遭兵燹戶口
消耗我

朝隸陝西初惟二里其居民星散在萬山中石多土
少力耕火種兼獵獸以爲食勤儉質直頗有古風成
化庚寅歲四方流逋蜂屯蟻聚巡撫督憲原公請於
朝編籍入新里者八其舊在版圖者今十存一二皆
各省流民習尚不一兼無厚產或有差役或懼刑憲
挈家輒逃澆僞雜處古風殆盡又况深山窮谷多潛

圖之無負厥職當事舉賢有司錄之薦章是恢復縣
治其有德有功於邑中豈止爲一時計謂爲千載計
也可豈止爲一境式謂爲四方式也可保障哉堪以
垂不朽矣後之賢者覩斯舉也必有景行而興起者
勵世範俗不亦遠乎予惟魯無文聊綴數語竊附於
咏棠之遺愛云爾是爲記

重脩縣治記

張大綸

漢陰古縣也環治皆山其面南鳳凰一山羣峯突兀
岡巒列峙屹凌霄漢間其下月河清流環抱支分歧

漸備廳既成高明爽塏
之觀凡迎止

詔赦於斯拜賀

聖節於斯相處寮案於斯臨民蒞政靡不於斯蚤莫
攸躋山光水色烟雲竹樹奇花幽鳥遠近聞見於庭
階之間亦一邑之偉觀也況值

聖天子改元之初勵精圖治遐陬僻壤之民悉沾恩
澤江山草木皆有喜氣邑民出作入息耕食鑿飲熙
熙然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吾堂適成教諭劉閭訓導
彭昇同耆民邱本嵩輩僉欲記其事予既掇其所以

強梁事每出於不測亦難治之劇邑也迨甲辰歲值
饑饉舊縣廳堂倉庫俱燬於回祿丙午歲孟夏大綸
來官是邑正當圯壞之秋縣廳構竹爲椽覆以蓬簞
卑淺狹隘甚失觀瞻至盛夏暑雨溽蒸官民病之謀
於僚佐主簿張文典史李順更新之通告於分巡分
守暨諸府州咸允焉遂取材於山增廣基址民懽然
趨事其正庭經始於是歲之陽月落成於長日以間
計者三并幕廳吏房倉庫及社學教場幾三載以次
漸備廳旣成高明爽塏樸素渾堅足以改疇昔隘陋

新飾學宮表揚節義及墾草萊闢荒蕪之類凡見之
疏請中所稱述不可殫紀一切沾煦驩虞之事厭薄
不爲而獨畱心民瘼也邑最苦徭役民不憚捐常業
以避征繕公調停參酌定爲畫一上之當道遂爲漢
南一路倡而邑人至今便之諸逋負流移者各各歸
鄉里清占田以實編戶而邑戶口歲增焉公旣去而
士民益思公不置謀相與尸祝之又伐石爲碑豎之
道左以永厥思或謂之曰公之功在爾身爾死在爾
子孫惡用是碑爲哉且碑有盡而思無已以久存者

作堂之由復效古人室成而歌之曰築室旣成面山
臨河如竹之苞如松之柯五穀蕃熟陰陽泰和羣黎
樂業在在絃歌蚤莫攸躋獲福孔多

李公去思碑

任惠

碑以思名志感也人情有所感而思則必托之物以
志不忘而思必以碑者蓋不獨人思於心又將存之
目存之目則其思於心也益固碑之設其感使然哉
茲所謂碑者前漢陰侯李公也公天性方正政崇大
體其所建置必係風教關名節垂永賴者則脩之如

漢陰學治敬一亭原居明倫堂後基是矣第規模稍
未協矩頻年來又幾於傾頽尊經閣建自嘉靖戊午
居文廟左旁稍次直抵儒學門內道從學門而八
壁立而峙義奚取而奚裨於文運閣建之後十數賢
科寥寥無人當事者無不扼腕痛心議修議改而經
費無從輒已其事寢久寢壞其圯狀不忍側目癸丑
冬邑侯張公來蒞此土甫下車即惻然毅然亟於改
修於視事之初而土木尚未遑也迄今五載輕徭薄
稅公之撫治漢邑者誠切邑是有起色矣旋爲之極

而托之遠壤不亦惑乎雖然嘗聞之矣昔羊叔子守襄陽曾立石於峴山之巔後人有望而泣下者世傳爲峴山墮淚碑夫叔子去今幾百歲而墮淚之石猶垂不朽安知異日漢陰之石不與峴山爭烈也哉由此言之碑亦不可已云公諱字號黃源中州杞縣人登戊午科鄉薦筮仕青鄒已有遺思丁內艱後補漢陰以萬歷庚寅歲至任凡四年而擢授成都別駕去後四年而碑立焉

改脩尊經閣敬一亭碑記

興劉

卿布政使

成天下晏如也則今日之修福亭是已漢唐行所
仰其敬以經業一以專經宏謨高議稱雄宇內爲臣
盡忠爲子盡孝俾經常昭揭中天萬世如一日焉是
所以克副張公合建之意吾固知漢庠後之愛閣也
深於甘棠遠矣是爲記

善人橋記

漢中
太守項思教

善人橋者橋爲善人所造故遂以善人名橋也萬歷
二年秋余始入漢過所謂蒲溪街者見一夫作粥糜
若干盂以食僕人竊怪之旣而至紅崖下道逼仄不
可行又二里許復遇斷橋不可渡因默念曰彼夫哉

力補缺建文昌宮起魁樓築河堤恢拓四門橋創立
八蜡祠次第舉行若無畱難者繼營尊經閣於敬一
亭後爲臺千尺爲閣千丈與敬一亭之相望疊翠聯
珠其一切經制總裁於一心晨夕殫力經始於是年
三月迄八月告厥成焉巍然煥然其飛采流丹直插
雲霄者尊經閣也濶亮靜深壁箴輝映者敬一亭也
想公之胸中預有定畫故事不煩民不擾規制中程
而功無難於立奏語曰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則今日之修祠亭是已漢庠得所瞻

語哉善人不讀書亦不聞道
如此傳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信然矣余因題其橋
曰善人且爲之記善人姓李氏名棟材豫章人僑寓
於蒲溪街遂爲漢陰人

創修八蜡廟併堤橋記

邑人王養民

邑侯張公治漢五年百務犁然振井然舉至關大窾
會者兩一曰舉蜡祭以報神庥一曰建堤橋以奠民
居夫邑故無八蜡廟公嘆曰蜡祭起於伊耆氏先嗇
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
八先天而開美利後天而除戎毒惠農植稼利賴無

彼夫哉何不移作粥者修此道與橋也悵然而去越
明年余有事於金州復過此則橋隆然起矣道坦然
平矣驚問其自人曰此作粥之夫所成也余曰於戲
噫嘻世固有善人哉俄而善人拜余於道左余下車
答之拜進而獎之書一鄉善士四字旌其門於戲噫
嘻世固有善人哉善人家不甚裕而輕財好施即倒
囊不吝也今橋與路之所費近百金一旦捐而去之
如敝蓑然此豈小丈夫計緇銖營身家者所可同日
語哉善人不讀書亦不聞道其素行暗合於君子類

砌深三四尺高丈餘覆築以土寬可容並車首注龍

岡尾璠城基勢蜿蜒示其不敢犯水怒雄濤碧虬孤
立河亦不得與堤爭地矣堤以內頗屬宸濕往來者
愀如又建立順橋一座石根磚面平而障以柱檻於
是登橋眺望見月水環遶夾左右掖若玉帶然故名
其橋曰玉帶河橋堤曰月河堤詎徒壯麗改觀抑益
係金湯於鞏固矣斯兩役也河工始於萬歷丙辰年
孟冬至丁巳年季春完越戊午年夏舉廟工竣於孟
秋末二工續成余覩而賀之曰舉蜡祭以報神庥修
堤橋以奠民居公之爲民圖康靖者備哉可謂識機

窮第失安則安所萃精誠修祈報以保養元元乎尋
卜地於河西遮關之口而定夫基輦石築臺高三尺
許圍四十五步上則庀材構廟計四楹巍巍燿燿允
足以棲神乞靈已顧稱殷禮與恤水患並急先是邑
城西迫於河居常清流恬波無恙也時淫雨久集萬
壑俱注洶湧澎湃浸割地以橫掃民舍之受害者劇
公蒿然深以河伯作祟爲憂輒欲修堤屏害而陳事
於台司咸可之遂募工興役鑿石爲條入砂及底乃
砌深三四尺高丈餘覆築以土寬可容並車首注龍

有開門閉門一偈其功力又旁通於禪學愈信先生之包括者廣參悟者微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挺三才而通一體學者先須識仁仁者人也生生之本也人能認取此生生之本所謂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西方有聖人焉名曰釋迦牟尼乃佛之尊稱也譯以夏音即能仁二字觀音大士名曰菩薩後之解經者善者覺也度也薩者有情也眾生也菩薩二字覺有情度眾生是佛菩薩其道甚大與吾儒心性之理互有發明如日月星之麗天昔人嘗言之矣漢唐以來

卷之五
務中大窾會矣公諱啟蒙號義田北直霸州人丁酉
鄉進士沉毅善謀崇文而重禮寧直修廟堤云乎遂
志諸石尚以補缺望於後之賢者

劉建龍興寺記

王應泰

吾儒以天地爲生以萬物爲一體所謂明明德於天
下也其功本於修身始於致知繹關閩濂洛以及諸
儒闡繹洙泗之傳印證精一之旨淵源甚遠姚江崛
起爲一代主盟揭良知二字以示人士類翕然宗之
稱爲理學名臣崇祀兩廡予嘗覽陽明先生全集中

竣焉法成邑名族子也幼而好佛持一鉢遊四方在
金陵諸名山習靜者久叢林講席與高僧相證者多
頗有覺悟猶憶辛未年於胸中有抑鬱事忽一夜之
間遂叩以羈提二字言下即悟因嘆古詩云試問中
原學道者幾人勇猛得寧馨有味乎其言之哉法成
勗之若在今日身心性命之學更加精進城市山林
雖處喧而若寂亦可也一切德行非禪不深一切覺
智非禪不發即吾儒靜固定動亦定之說無以加此
是即菩薩金燈一脈薪蓋火傳世世續之將謂茲寺

內華外夷皆尊奉之殿閣祠宇金壁輝煌妙相莊嚴
瞻視頂禮功德無量至於不可思議楞嚴經云將此
身心奉養是則能報佛恩厥旨深也邑治城外東北
隅有龍興寺父老傳聞創於漢世遠代丁丑罹於兵
燹一望故墟不勝悽愴住持僧官真護號法成遠等
以力耕資財兼募化善信改建於城內東北良方買
地二段週圍四十九丈有奇創修佛殿三間觀音大
士殿三間藥王殿三間聽法堂三間僧房六間廚房
一所山門二座園地一段始於己卯訖於癸未工報

仰觀破頽者僅存十餘間畫則踞踖而居夜則懸

以卧何異途遇之荒煙茅店始嘆前言爲夢境耳遂
解囊鳩工充其舊址葺大堂二堂創三堂改頭門底
三尺許東構卧月齋爲賓朋譚讌地西築雲構軒
予公餘讀史所廓箭道百武建南北二亭爲演武托
足計此外爲菜圃爲馬廐以重門司鑰者非白余不
開四圍設垣里許內外始判然矣計以木大小千餘
約以磚瓦三萬零草代瓦者六十餘間積工二千捐
資五百人皆食於余而勞於彼故樂從不以爲怨由
是官舍告成矣噫今之視昔聊可改觀後之視今亦

新興堪垂不朽勒之貞珉以告其後云爾

國朝

修公署記

趙世震

甲子夏余釋褐受命漢陰令履太行之巔涉黃河之險度函谷越雲棧日擊羊腸耳聞鶴嘯不禁有鳥飛不到人被名牽之嘆既而僕夫羣相告曰漢南將至矣余遂私喜以爲此時之荒煙蔓草忽而爲轂擊肩摩矣今日之茅店雞聲轉盼爲琴堂鶴步矣及之任仰觀破顏者僅存十餘間晝則跼踖而居夜則懸榻

民貧未遑修葺余不禁喟然長嘆

惟民失憑依即錢穀兵刑將何從利賴乎亟謀以起
集之無何一無就緒學宮草莽教化無由宣衡宇荆
莽政令無由布田野荒蕪民命無由甦持籌整理徹
骨焦勞偶於簿書之暇恍然有得因思欲舉廢墮須
阜民財欲阜民財須闢田土於是招撫流移首給牛
種三年之內民免溝壑邑有規模先與之豁荒糧免
輓運剔雜派民生遂矣次與之講鐸書課文藝息爭
訟風俗類淳矣再與之修黌宮設義學輯志書廢墜
舉矣凡若此者余敢自矜奇特歟不過順天之時因

猶今之視昔何至余之跼蹐而居懸榻以卧也耶是
爲記

修城自序

趙世震

余於甲子之春奉命承乏漢陰夏六月方抵任倍
常酷暑歷盡崎嶇是日也忽見寥寥父老拜余馬首
曰此邑治也舉目縱觀一望蕭條如同瓦礫問以城
垣僉指其處云逆藩變亂兵燹之餘繼以霖雨此地
土鬆水濕間以砂石易於崩頽兼之邇年荒歉俗敝
民貧未遑修築余不禁喟然長嘆慨想邑無城垣不

於丙寅之春孟匝歲告成自此民生漸集煙火

余心滋喜因附於志此豈炫一時耳目哉余念成功
不易時事滄桑欲使後之君子鑒余苦衷仍加修葺
繭絲是戒保障永奠云爾

鳳凰山記

蘭亭陳典

天下之名山若東之岱宗西之華嶽蜀之峨嵋晉之
五臺楚之衡山江右之廬峯浙東之天台是也其西
華東岱以及吾浙之天台余已樂遊有日其餘雖深
夢想而皆不獲一仰止今甲子遊陝之關南則見安
陽之鳳凰山綿亘三百餘里勢若游龍即天下之名

地之利隨人之事爲所當爲而已然余樗櫟庸材幸逢

天子教化流行 各憲加意民瘼激揚吏治余得稍展

職業獲免隕越敢不益加鼓勵獨是城垣功浩力有

未勝軍民野處虎豹充斥於心實有未安欲請捐告

助無由申請動支無項未固金湯憂思成疾念家大

人爲 國推慈深悉荒殘狀傾囊遠卑余得陸續捐

資壹千陸百餘兩捐米肆百伍拾餘石鳩工運石始

於丙寅之春孟匝歲告成自此民生漸集煙火漸繁

夫詭衲孤禪卧澗棲崖意擾情紛徒空八
此間自有真消息也側聞在昔則有避秦逸民之所
常樂也煙霞仙子之所常至也猿鶴飛鳴之所常見
也如此名山而齊驅五嶽誰曰不宜抑思當日以鳳
凰名者或因形勢巍峩輝呈五色乎抑峯巒壯麗采
煥九苞乎其或昔岐山之鳳產於此而鳴於彼者有
之但遠不及考自分淺陋何敢妄爲論斷以滋大方
姍笑倘博雅君子確有見聞不吝珠玉爲我潤筆不
獨名山生色即佔畢小儒亦叨厚幸多矣是爲記

丹崖洞記

蘭亭陳典

山似難出其右者蓋此山上有萬仞芙蓉朶朶活潑
直逼青天下有漢水紆迴淙淙泉石極饒幽韻此一
終南一大名勝也故余時全雪菴趙使君學博白君
三尹王君卧蒼崖蔭栝栢憑高遠眺但見忽聚忽散
非霧迷深谷霞落孤峯乎或遠或近非瀑落水壺雲
飛鶴背乎至於夜涼人靜蘿月空濛則虎嘯千溪鹿
仙夢覺乎予惟不出衙齋坐窮泉壑俗塵不到妄想
皆蠲明窓淨几誦詩點易一日兩日試而後可以視
夫詭衲孤禪卧澗棲崖意擾情紛徒托空虛者不若

公亦踴躍爭爲先登而被茸裳攀棲鵲之危巢未蓋二

客不能從云因思昔退之遊華峯遇險而哭良不誣
矣雖然遇事逡巡非達人也回憶客春一日順流登
金山舟行江半颶風疾作同人面如土色時余危坐
中流目覩狂瀾飄然欲仙竊以爲天下之奇觀迄今
猶恍然在目茲遊是洞清風徐來塵氛頓釋憑虛遠
眺覺千峯秀色在我襟懷不更樂乎雪菴與余有同
志則余數年胸癖安能一爲盡洗日之夕矣牛羊下
來遠岫長林煙凝霞落且歌且咏樂而忘反昔昔余
興方酣而力已疲矣嗟嗟丹崖常在予二三子聚散

安陽邑迤東三十里許曰丹崖形如孤掌屹然天表
遊人騷客過輒畱題余旋於斯已逾年矣欲登未果
此間曲水環堤峭壁孤懸似非人跡可到者然凝眸
高顧見有古洞者三呼吸雲霧狀若天竅然余雖心
企有日而覓巖壁立望之不禁色阻乙丑六月下浣
之五日因江左孔君上金州余同雪菴趙明府嘯園
謝君鈇菴王君追送於丹壁之下日將午矣溽暑煩
襟倦人心目余逸興遄飛飄然有振衣高舉之思趙
公亦踴躍爭爲先登而披茸蒙攀棲鶻之危巢蓋二

前職斯土者畏其工費浩大徒付之感懷唏噓已耳
幸際我 已侯劉公諱世朝字近言者乃三韓世家
也兩仕名都政蹟皆卓卓可紀乃以丁艱起復於庚
辰初夏來蒞茲土謁廟畢目擊心傷即慨然有興復
之念不意叠遭荒旱拯輯不暇公之心惻然難安者
抑且倦倦不忘矣間於簿書之餘凡有廢墜靡不修
舉而尤念黌宮爲風化之源聖賢之所依憑者忍令
其處於荒煙蔓草中而不急爲修理耶但時值民困
財竭都人士咸惴惴然有樂於經始難以觀成之慮
然公蓋敬信節儉者也又廉明公正者也體

何常則予今日之遊而又不禁異日之感也不揣固陋援筆記之

修黌宮碑記

訓導成惠吉

漢邑文廟之建創自有明洪武年重修於巡茶盛公歲久年遠興廢不一迨我

朝

定鼎以來屢傾屢葺又不知幾糜物力幾費工程究不足以示維新垂久遠至甲寅兵燹後其頽圯尤甚泮壁鞠爲茂草楹廡幾成煨燼椽朽瓦落瞻拜無從前職斯土者畏其工費浩大徒付之感慨唏噓已耳

聖座崇以高閣栢木
且爲之梵甬道增露臺聖域賢閣展也植桂林樹

柏菁莪棫樸茂焉由是正殿則輪奐矣樞星則改觀
矣而廡祀戟門次第告成功焉巍乎煥乎前此所未
有也都人士又喜相慶曰不圖黌宮之至於斯也伊
誰之力哉蓋以我公乃敬信節儉者也又廉明公正
者也以實心行實政故財不取諸田賦役不煩乎民
力不逾年而聿觀厥成矣今而後俾諸士之遊宮牆
者驕淫習化頑梗氣消相率而觀摩爲善焉公之有
裨於世道人心者誠深遠也豈僅快一時之觀瞻哉
吉等鑒公之心服公之才果何以銘公之德乎其殆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以培植興賢育才之地乃於壬午
春諏吉祭告鳩工庀材慨捐俸貲以爲紳士勸經營
調度悉有條理費一錢足當數錢之用糾一工可勝
數工之勞間有力役不逮者率署邸童僕而竭蹶從
事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公之心亦良苦矣孰有視公
事如私事急國務如家務者乎舉舊日所缺畧者規
畫而創建之前人所固陋者更新而鋪張之以故
聖座崇以高閣樸素渾堅配哲易以牌像光明俊偉
且爲之甃甬道增露臺聖域賢關展也植桂林樹松

過播之歌謠老艱以相異
畱意者公於正殿戟門以及兩廡崇聖祠一一補葺
完美尤念名宦鄉賢之拜祭無所兩旁出入之門戶
未備週圍宮牆卑隘而內外莫蔽也乃慨捐清俸次
第興修庠彥玉章溫生用極陳生樂襄其事即諸
同人之樂善者亦間以相從兩祠則煥然聿新也門
樓則聳然高峙也牆垣則百堵興歌也凡此皆公不
憚勞苦親身督率以致諸生之踴躍趨事而告竣焉
者自是而規模美備丹雘維新可以永觀厥成矣行
見整齊嚴肅神受人安起鳳騰蛟英才蔚秀孰非我

與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者全垂不朽云爰
鑄之石以誌其慨

重修黌宮碑記

訓導劉而濟

文廟之建先聖先賢所憑依也漢邑學宮昔稱壯麗
但歲久荒廢鞠爲茂草自康熙壬午歲三韓劉草創
規模尚未美備欣逢邑侯王公

諱

大樹字壽章者

以實心行實政者也公平陸望族由名進士出宰漢
邑蒞任五載凡施仁布惠興利革弊之善政傳之遠
邇播之歌謠者難以枚舉至黌宮殿宇尤其所惓惓

陸海地土之沃不減秦川特以山多地狹爲盜見出
沒之鄉一經變亂遂多荒土矣今承平百年漢中民
勤地秀惟土物愛而漢陰各處不勤耕織貧者支糶
新穀十有三四稍收則又奢靡相尚貨棄於地者不
止五穀也民之不富豈地土之故乎康熙年間漢邑
人煙星稀地土荒蕪居多今數十年來各省來漢者
煙戶稍增富而後教職斯土者亦必有道矣

重修城隍廟記

許又衡

自古帝王經理寰宇凡大小郡邑罔不明責諸吏而
幽委諸神是城隍神者安社稷庇民人一方之主宰

公之以實心實政有以基之也哉後之興者觀於斯而畱心風化注意培植則萬古於茲猶新也今自愧無能幸與厥事遂欣然而爲之記

疆域分野

吳廷璧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古秦地今之西安鳳翔等處也華陽黑水惟梁州古庸蜀地蜀今四川各處漢興與楚之鄖西皆上庸地分野并鬼屬西安府而地與則古梁州也其非雍州明矣漢中與興屬六處古稱陸海地土之沃不減秦川特以山多地狹爲盜賊出

暇爲丹楹刻桷高開闔閤厚垣墉也歲壬戌秋陰雨

旬廟地幾爲澤國棟折椽崩泥粉剝落當事所不忍
坐視時也邑侯石公伊始拜謁週視廟制慨然欲更
新焉蓋以陰陽協贊佑我黔黎以惠民者安神豈妖
廟淫祠爲媒福遠害之舉哉於是邑紳體公之意拓
置後基以寢宮爲正殿建寢宮於後營拜殿於前左
右置六司樹牌坊易樂樓設東西角門巍乎煥乎簷
牙高啄棟宇膠葛規模宏敞足以壯威靈而肅觀瞻
矣四境之內捐貲効力起於乾隆癸亥歲之三月終
於壬申歲之九月廟祝司馬陽明與徒李來樸贊勦

也神以主之廟以享之非羣祀比規制卑狹則憑依
無從恢廓壯麗乃稱尊崇之典我漢邑肇造於秦廟
制之創遠不可考自國初兵燹後僅存寢室三楹其
他建造率皆因仍簡陋改作無聞焉正殿雖有三間
而前缺階陛後無屏扆川堂久廢帳榻未設體統且
弗存矣奚啻無棲息乎雖時加完繕而卑狹如故且
速報土地司隔置牆外設坊代儀門逼近殿庭樂樓
失於高大獻殿卑闇過之是蓋恢復後苟完之計不
暇爲丹楹刻桷高閑闕厚垣墉也歲壬戌秋陰雨連

者十室九空豈地土之故哉直謂之土沃民情耳其

致貧者猶不僅此也貨棄於地奢華相尚俯仰無資
稱貸者繩繩不絕雖欲不貧不可得矣而恒產之廢
於歌酒者又不必論也丙戌之夏余有事於北原登
雲門之巔徘徊四顧荒山居多因思漢邑南臨中渠
北抵商於東至金城西界石泉舊稱南田北地爲六
邑之最今所墾者十有八九南省來者勤於耕織而
阜成有象可以思其故矣余嘗有聯云獨步西郊觀
野田川原惟有草芊芊農夫莫恨豐年少半在人功
半在天警惰戒奢務本力農二十年生聚安在古昔

而與有勞焉歷十餘年次第落成勒碑以垂久遠斯時也仰神之靈雨暘時若造哲迪康幽明永慶爰爲之紀其始末云

漢陰地土辨

許又將

秦稱百二雄藩雍田上上天府之國也金州爲關南重地舊志云漢邑土瘠民貧余謂不然古人擇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民可使富也今觀南來之民耕於漢者一歲之獲可支數載謂之瘠土可乎七著者十室九空豈地土之故哉直謂之土沃民惰耳其

澤宮歷年久遠率多傾圯而大成殿尤爲首務啓聖

宮暨兩廡戟門亦多朽敗因先修正殿新建啓聖宮
三間兩廡十間戟門三間悉恢廓其制而壯麗其規
稍覺改觀矣而余心未慊者宮牆内外地勢高下不
一皆昔修殿掘土瓦礫未去之故也啓聖大成二宮
官紳拜舞之地聽其茅塞可乎乃急剪除平治殊覺
寬敞可觀而余心尤未慊也鄉賢名宦二祠與櫺星
門皆待補修更衣亭省牲所尚未建置殊爲缺典於
是創建補葺規模粗備心可稍慰矣宮牆左右忠孝
節義二坊前爲市民所踐急令掃除潔靜重立二坊

卷之六
之盛不可復哉

修黌宮記

許又將

學宮爲斯文重地治化所由基也是以普天之下薄
海內外瞻仰宮牆罔有弗欽漢雖蕞爾皆

聖天子文教覃敷之地澤宮泮水廢墜弗理門外人也

言士乎余以廟制卑陋且將就圯厥心戚焉會邑侯

黃公暨學師雷亦以爲憂乃集紳士公議以余綜理

厥事余以黌序之修吾儒分內事罔敢辭勞因遍視

澤宮歷年久遠率多傾圯而大成殿尤爲首務啓聖

迎祥合眾三萬攻城城中悉力拒守攻圍三月不下
賊夜遁去稱漢陰爲絳城鐵人後守備漸疎賊邏者
數十人夜登城大呼曰賊進城矣由是軍民鼠竄墜
城死者不可勝計次日賊大隊至城下邑人倉猝拒
戰潰敗賊遂入城焚掠一空賊去後縣令張公恢復
舊規雖稍安堵而闖亂未靖民困猶未蘇也及

國朝受命貝勒王安撫諸郡而漢南一帶始定自順治
至康熙十二年休養三十餘載以爲文景之世可復
矣詎吳逆變起僞將王屏藩據漢中五載賦役急於
倒懸漢民逃亡過半及平逆之後民歸井里瘡痍未

豐宮內外始煥然一新矣工竣黃公謂予曰二祠逼近宮牆改置爲便予曰學地爲客民住宅非官力不能拓也公曰唯唯而予有志未逮者尊經閣敬一亭所望之同人成義舉云

漢陰近代盛衰述略

許又將

漢陰古邑也當明季盛時煙火萬家桑田繡錯富庶甲諸邑民俗淳樸不逐末利猶有周南之遺風焉迨明末流寇劫掠漢沔間幾無寧日崇禎十年巨寇高迎祥合衆三萬攻城城中悉力拒守攻圍三月不下

青州之貢厥蠶繭絲注曰縣山桑也迄今數千百

東省山桑之絲織紬製衣被及天下爲一方之貨蓋其由來遠矣山桑二種曰柎曰柎柎葉大柎葉小皆飼山蠶山蠶者異其名於家也家蠶繭小山蠶繭大家蠶屋蓄山蠶露蓄家蠶採葉以飼山蠶就樹以飼家蠶歲收一次山蠶歲收二次家蠶工在婦人山蠶工在男子也一夫計收蠶十萬即成其半亦得五萬之數百繭之絲價值百錢五萬繭之絲即價值五萬用力少而成功多較家蠶豈第倍蓰哉故東省有柎柎即與田土同值其山無柎柎者且買其子種之期

復凶荒繼之戊寅以來土滿人稀較昔之盛時尚不及十之二三也至雍正四年邑令進士大樹王公招撫湖民耕墾田地日漸開闢自乾隆丙辰至今稍有起色矣

教養山蠶說叙

郝敬修

古先王經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有山澤原隰之不同故洪範八政貨與食並重所謂因民之利而利者隨處可得固非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也禹貢青州之貢厥篚檿絲注曰檿山桑也迄今數千百年

養山蠶第一圖說

選種

正月望後用細麻繩穿連種繭每一串約計二三百個挂空屋內封閉門窗避風候出蛾凡所用筐以紙糊其內備雌雄產子

養山蠶第二圖說

配蛾

雄蛾腹小雌蛾腹大雄蛾每先出收入筐內上用蓋扣住俟雌蛾出另用筐貯查清雌若干再將雄數入

於數年後可獲縻絲之利也漢陰僻處萬山到處山
桑成林較多於齊魯土人名其葉小者爲花櫪其葉
大者爲櫪櫪然止供柴薪之用而不知實即東省之
柞也可以飼蠶製紬殊爲可惜修於辛卯之春來守
茲土思舊藏養山蠶說其法頗爲詳備特抄數本分
散各鄉使有山林者仿而行之年來已收繭織紬著
有成效茲復按其說之條理繪爲圖而傳之梓庶幾
遠邇傳流爭相鼓舞數年後縻絲之利之盛於東者
不又興於西耶是則修之所惓惓屬望於吾民也夫

飼生
蠶子變黑色即先取花檯樹上發芽小枝草紮成把
排栽河邊濕沙內勤用水澆灌俟蠶出用雞翎輕掃
於所栽花檯枝上使蠶得食嫩葉如葉不足用即於
旁邊貼栽接濟蠶自行去

養山蠶第五圖說

治場

養蠶樹不宜過高人立地下伸手可攀曲其頂枝者
爲上蠶未上小時預先將樹下亂草並拖地小枝一
切去淨防虫蟻上樹傷蠶

蓋佳自能成對每雌蛾一百隻用雄蛾一百一十隻
防有病廢

養山蠶第三圖說

產子

雌雄既配次日過午將雄蛾摘出畱雌蛾筐內扣住
以木架擱起蛾自產子筐內產畢檢蛾棄之每一筐
約受蛾五百隻

養山蠶第四圖說

飼生

養山蠶第八圖說

防護

百物皆傷蠶雀鳥山蜂更甚場內如有蜂窩清晨乘露以火燒之雀鳥勤放火鎗或喊叫驅之蠶喜潔淨婦女孝服人及佩香者更切忌入場

養山蠶第九圖說

結繭

蠶將老時移布葉盛樹上每一樹或三百或二百或一百五十視樹之大小酌量分置

養山蠶第六圖說

牧放

蠶二眠後方將排栽河邊小把連蠶拔起叢置筐內
擔負入場小把貼挪樹上蠶自上樹每一樹或放一
把或放兩把視蠶之多少樹之大小分置

養山蠶第七圖說

移枝

放後要勤看此樹之葉將食盡即用剪刀將小枝帶
蠶剪下置筐內移放別樹上

摘法

摘繭忌捻繭恐傷種法用大指食指捻繭上小枝連葉採下再去枝葉

養山蠶第十三圖說

揀擇

繭上枝葉去淨間有爛薄者別置一處種繭用細木條紫架於透風屋內高二尺不令見日色架上鋪篾簾攤繭令勻約二寸厚候出秋蛾一架可懸兩層

養山蠶第十四圖說

養山蠶第十圖說

補結

蠶成繭有先後如葉已食盡尚有未成繭者再將蠶
挪於別樹

養山蠶第十一圖說

晴摘

蠶成繭不宜早摘遲至五六日天氣清明方可摘取
太早恐有傷損

養山蠶第十二圖說

秋蒔摘取攪鋪之法同前收後以手機蒔聽其聲
重濕潤者畱作種用笈簾懸攪不宜過暖亦不宜受
凍至來春正月望後如前穿挂出蛾

養山蠶第十六圖說

灰湯

煉繭灰湯取竈底灰入筐內中攤一凹注水凹中筐
用兩木攔起下以盆接水浸至三四日灰皆潤透再
將滴下水仍注凹中令漫滴即成灰湯

養山蠶第十七圖說

熟練

秋放

秋蛾不用穿繭蛾出自行簾上俟翅稍乾如前收入筐內雌雄相配次日午後移筐場內摘去雄蛾用麻絆兩頭結扣兩雌蛾小翅搭樹上即產子枝葉間俟蠶出剪下分布各樹其放養之法全前更防螳螂草虫之類

養山蠶第十五圖說

秋貯

秋繭摘取摺鋪之法同前收後以手梘繭聽其聲沉

西乾治線要稱濕

養山蠶第十九圖說

治線

治線有紡有撚用車垂二器車用木製垂則竹木皆可車必左紡以足轉其輪垂坐立行走皆可以撚線
養山蠶第二十圖說

織機

織紬同織布但用雙杼用扁竹根作刷若織繭緞斗紋雙絲等項則更須教師

補修禮器記

曹 朘

煉繭先傾灰湯入鍋用武火燒熱方以甑盛繭或三千或五千以兩木攔甑於鍋面上用木瓢取滾熱灰湯潑遍即並甑坐於鍋內文火漫煮以手撕動即熟將甑抬出傾繭於竹簾上

養山蠶第十八圖說

整繭

繭自有鬆口用手撕開倒出蠶蛹或五十或一百使小竹套起於熱水內揸淨灰湯以水清爲度收雷要晒乾治線要稱濕

於必不可缺者聊爲點綴以致其潔也云爾後來者
守其所已備而補其所未備踵事增華俾不負煌煌
鉅典是又予之厚望也夫

記太白洞石上

錢鶴年

嘉慶十八年夏大旱禾苗將枯六月初九亥時少禱
南山之太白洞求取靈湫憶去歲歉收民情拮据今
春賑濟出借施粥平糴散錢散藥多方設法調劑雖
覺安貼尚未復元不堪再旱心緒如焚虔誠齋戒步
禱初十日卯刻抵山脚下拜禱至辰時巳辰刻又由
廟偃僂至洞時巳巳刻敬觀神泐高四尺許斜深九

孔子至聖也春秋二祭鉅典也簠簋籩豆之設即未
克如其制度備物以盡禮而隨地制宜於必不可缺
者竭力以備之非典事者之責哉已卯歲予蒞茲土
謁學宮見夫殿宇門垣頗壯觀而兩廡頽廢神位失
次甚至字跡磨滅散擲於地予竊傷焉急爲鳩工而
改修之至若祭器一無所有每於祭日借用於酒肆
飯館破亂汙濁不堪注目噫褻已甚矣爰爲捐資購
置計數登簿移於學舍敢云備物以盡禮哉亦惟是
於必不可缺者聊爲點綴以致其潔也云爾後來者

號之聲實令人心動神馳也十一日微雨綿密十二

日黎明科頭衫履

因手足發腫不能着袍靴

赴壇叩禱求再大沛

雨澤午刻大雨

稿園自記

錢鶴年

署之東堂有廢地數畝余修爲園事皆草創猶畫本
之有稿也健菴太守過余因以稿名此園園門西向
入門右亭限於地曰半亭老椿在其北大合抱枝葉
如華蓋亭折而東有葡萄忍冬架架下編竹爲屏面
堂如歌臺東廊五楹爲池直北榮跨雙橋曲如矩謂
之矩橋分池爲三度橋升階則爲堂舊顏聽雨山房

尺餘寬三五尺不等頂上微露一線天光大有武林
飛來峰之勢洞外有白楊樹一株古幹參天又野葡
萄一株自洞頂而下復分幹數十枝自下平空直上
盤旋於白楊樹上棚護洞門形若華蓋真勝境也盤
曲入洞細看並無泉池四壁皆乾心甚焦急虔誠立
禱覺壁間微潤稍遲則結露成珠矣取茅作筓涓滴
入瓶以香探試有六分許敬謹頂荷入城即大沛甘
霖百穀復蘇萬民忻感沿途跪接涕零之狀與聞佛
號之聲實令人心動神馳也十一日微雨綿密十二

繫舟延壽閣其西土地祠古柏參天老槐垂蔭其北
皆山蟬連如嶧山頂亭曰且坐取蘇長公無事且靜
坐之意山半雲房洞下通斗室西達方壺曲上至吉
祥窩三洞相連皆鑿壁爲窻清爽宜暑方壺之上爲
玉佩樓樓上爲來青閣閣左通草亭右出雲閣至於
平臺桑下爲亭曰四宜亭旁置石几南折通稼圃皆
紆迴以達於堂余嘗登斯亭閣而望焉其南則鳳凰
山層巒聳翠北則臥龍岡逶迤環繞東則野寺參差
西則城郭隱見園中亭樹皆其子舍孫枝也爲之怡

左通別室設賓榻堂三楹修廣合度窅然以深廓然
以容足以供偃仰備酬酢蓋園中主室也堂後有山
有池有橋亭臺榭曲徑相通逐景紛出其東依牆植
柳爲柳巷北過錦雞臺傍臺登山古桑翳蒼葺草爲
亭曰草亭牆外古寺季冬飯丐可俯瞰之其西小山
嶽奇亭有六觚由看荷亭層折而上爲花竹街山北
環翠軒高敞如臺望牆外古寺疑隸園中軒北別圃
曰稼圃園內茅屋三間南隅桔槔引灌圃之水遶屋
曲流入於兩池故曰曲水流觴旁設竹籬由北通不

香襲岸柳影拂堤游魚呬唼千百爲羣載酒雙舟高
歌待月旣而月色朦朧水光如鏡臺榭參差峯巒萃
岿莫不倒影凌波麇集奔赴蓋山宣外光水虛內景
皆足覽斯園之全勢也顧事皆草創未與計長久官
如傳舍余又淡於宦情繼此以往今日之參差萃岿
者安知不仍化爲荒草頽垣也不更變爲荆棘縱橫
穢惡委積也時有盛衰堂且不可知又何戀戀於亭
池而余意方孜孜焉闢北山西徧爲門以通後圃曰
洞然依槐置屋曰鶴巢左爲雲房右爲蔬圃鶴巢西

然神遠俯瞰池水浸乎山麓舊岸新波三塘一色不
禁感慨係之方池之未修也水涸亭欹荒草頽垣耳
北岸東隅荆棘縱橫穢惡委積耳爰發土覆穢覆久
土高而不意其成山山高坎深而不意其成池池深
水出更不意其有泉泉湧湑交又不意其有堤於是
開堤西隅通兩池之水上覆板橋橋上有亭曰觀魚
橋葺池中舊亭高其桴棟曰喜雨亭爲橋三曲由亭
達岸曰風帶由看荷亭曲折而陟堂後曰望月臺於
是堂與池接池與山連而不意其成園時當夏秋荷

納須彌於芥子隱現層折各出其奇初莫識其何以
能然而不知景因勢成率皆以意爲稿以稿成園卽
余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至畱餘一隅則又以未完之
稿敬俟後之君子云墻北一帶詳明歸入養正義學

重修承恩寺碑記

錢鶴年

原夫承恩之寺創自前明由來舊矣前殿供玉皇兩
旁供馬王牛王中殿供如來兩旁供魚籃眼光後殿
供火神蓋天爲好生之宰佛爲眾妙之門而火之德
則使民享熟食之福而彌不虞之患此承恩之由名

隙地百餘步作射圃置坊一鵠一有是景不必有是
事也北有延壽閣閣前鑿池池中小山如島池西作
屋如舟曰不繫舟又於洞然之西闢山如橋曰斟酌
橋水由橋下曲流直達不繫舟前小舟不繫任其流
行往來三池之中池南繚以短牆牆外即稼圃極西
餘地荒蕪未闢用竹作屋狀左右間以桃柳題曰畱
餘蓋園之流風餘韻也而去堂遠矣余退食之暇召
邑中父老子弟游憇園中或散步矩橋柳巷花竹街
間或羣坐雲房鶴巢環翠諸臺榭間娛目騁懷咸謂

皆齋戒凝神而手自摹之昭釋教之神通而變化者
也是舉也以二月既望興工六月杪歲事發念雖由
於余而眾紳士樂輸資斧以助余力之所不逮其善
緣亦良匪淺鮮落成之日率領同志禮拜以告於神
即設酌於稿園以宴飲而樂之蓋樂夫蒞任六年與
士民共承恩於默佑皆相安於無事而又樂夫眾擎
之義舉有志之竟成也是不可以不誌也爰爲之書
於石而并錄同志之姓氏於左

記柳志孝五世一堂事

張約

也其初廟無正門從西偏小門出入殊乖制度且年
久弗修神像剝落棟宇墻垣日見頽敗余蒞任以來
久有葺理之念因境內壇廟應修者甚多故未遑及
此壬申之春各處工程漸已告竣爰卽庀材鳩工因
其舊模而增改之首袞神像金彩聿新示莊嚴也增
建後殿之前楹與前殿之後楹廣湫隘也增修廊廡
備憇息也重建歌臺隆祈賽也改設正門粉飾墻垣
肅觀瞻也立牌坊於右頌神庥也築墻壁於前明界
址也諸務旣畢又繪阿羅漢十八尊於中殿之兩壁

跋以志之志厥前亦以望厥後云

修觀音峽路記

吳詔

壬申之秋有雙河口約正副周正煌聶咸萬蕭履豐
韓美玉及里人彭見真劉載文等六人以公事稟白
後復請於余曰吾鄉有六品軍功舒達政政之好與
樂施固難枚舉至於修橋補路更非一端如觀音峽
河邊上通寧陝下接興安溪水漲發厲揭無由政過
此地惻然憫之遂毅然鳩工鑿去大頑石復以長石
條密繫以達大路蓋費銀百餘兩而石始去興工三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仲春余查保甲至陰坪義民柳文元一户八十二丁口五世同居共一炊煙男耕婦織循循如也心竊喜之及詢其家世則文元之祖柳志孝年九十二歲上事祖父下抱孫元親見七代五世同堂因鄉民樸誠不肯請旌自炫然則柳氏世爲善士也文元之能率其家也遵乃祖也使其子若弟一能如文元之遵乃祖者傳爲家法則源遠流長崛起有不可限量者豈僅稱一鄉善士已哉夫表揚忠厚以勵風俗司牧者之事也旣顏其額曰矜式一鄉

掘地得古石碣其文沒滅過半乃以意會辭宋紹興
三年金入蜀路經此地岳忠武上言金州漢陰縣月
水之南有鳳凰山東距金州西抵石泉南臨漢水北
界月川高十二層延袤二百餘里崢嶸廣大屯兵據
險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上允奏勅封山神爲昭烈公
立廟以饗之夫曰昭烈者彰武功也曰公者五嶽視
三公也義各有取非漢之昭烈明矣乃遙遙數百年
間真僞不辨禋祀無聞豈非喪亂之餘文獻無徵之
故余思昭烈之神爲一邑主宰社稷是賴而民人是

閱月而路已成無人不稱揚其不資於人而獨創此
勝舉也吾儕更服其立志真誠作事果斷不可不立
碑以示後人是以冒昧來求父臺作記也余曰善人
作事祇行其心之所不忍非爲利益福田起見故能
精明便捷如是也然在舒子固樂善不倦者也六人
者不沒人善者也均不可以不傳故欣然而爲之記

昭烈廟辨

許又將

嘗考邑乘月水之南有昭烈古廟泯沒久矣昔人有
題咏者皆以爲漢昭烈也予竊疑之雍正初年豐宮

誠所積八萬四千化身固有隨感而應者然後知昔
之尊泉曰菩薩固天牖其衷神咸其輔而動於不自
知也詔濫竽志館萍寓高齋偶因暇日偕士友臨眺
於茲備詢興建之由得悉靈異之跡咸謂不可無述
爰記歲月并係以銘其詞曰

北阜宛延龍抱寶眠攝大法力吐爲靈泉甘分仙露
楊柳枝端雲合膚寸雨遍大千蘇枯起槁旣漚旣渥
百穀用成民食其福湛然一泓猶翳荒谷經始之功
蓋俟仁牧仁牧伊誰曰

依所關綦重祠宇弗建其何以安神靈而崇祀典耶
修舉廢墜是所賴於賢有司與邑之諸君子焉

新修菩薩泉碑銘

董詔

菩薩泉在城北龍岡之首倚岡豁爲土穴高丈濶常
深二尋上戴土壤不騫不崩泉自龍口出匯爲一池
浸洞兩壁不泛不溢池北土臺之後割成小洞若圭
窬然望之正黑以狹不容人其深莫可窮也值歲旱
聖舞者集焉禱輒大澍人共靈之尊曰菩薩泉云顧
洞門之外猶是荒岡獻花無鉢投體無窠衆每共訕莫

可爲計歲丙寅

梅江錢公祖分守是邦時則連歲

薦饑震鄰屢警

公比徒峙糗食餓起羸感召天和

農頻有秋乃修廢舉墜宮廟壇祠次第聿新因流覽
川原適見茲泉心與境會詢諸士紳備悉其故曰此
勝地也可委於草莽乎捐廉爲倡檀施雲集攘剔菑
翳損益高卑秩然砥平鳩工啟宇上崇跣跣之座前
宏膜拜之庭復於洞前連甍接棟構爲大廈使祈禱
者有所蔭庇洞右長谷修竹成林芟其繁蕪列置石
几遊人蔭青鸞敲碧玉翛然有塵外想焉惟是池北

梅江公剖符綰綬叱馭自東野無青草鄰有伏戎不因
盤錯奚別鈇鋒潤涸起瘳比徒乘障鴻敷集澤鵠音
遑颺有而不居功歸默相利見茲泉象取大壯畚鍤
競赴化險爲平庭豁重屋洞接丹楹噲噲其正噦噦
其冥園同金布地儼化城天光雲影涵茲淨淥左縈
廣殿右蔭修竹鳥如共命傳聲相續冥想慈容臨池
濯足瑞夢果徵排闥而告雲水遨遊來從閩徼獻自
民簷慈容惟肖姑射非奇雪山同照蓋惟仁牧風
植勝因慈覆民物精感天人假陶旋手現自在身恍

臨一掬南海之濱我疆我理永覆慈宇時暘而暘時
雨而雨區婁汙邪盡茂禾黍倬彼甫田有年自古普
潤無私開士之靈瑞相應夢通守之誠雲行雨施品
物咸亨山高水長永播頌聲

諭義舉士民

錢鶴年

爲協力宣勞表揚義舉事

丙寅秋賊匪臨境余率士庶防護城垣貧者給與錢
米餅食而其中稍有力者不但義辭不受併且捐助
燈油搬運擣石備辦灰罐晝夜辛勤協力防守不辭

土臺之上深洞之前舊奉范觀音高不盈尺雖丈
六之容能隨人意爲大小而拘象教者終以爲歉
公亦懷之不忘粵丙子夏日假寐聽雨山房彷彿間
若有白衣拂榻而立問之則曰吾來自閩將於此栖
息焉霍然而寤莫測所謂翼日部民有以家奉建甌
大士獻者亟迎入署冰雪莊嚴備諸相好長身玉立
宛符所夢乃舉以香藤導以螺鈸奉安泉上印諸後
洞修短合度倚巖臨水儼瞻落迦山畔矣昔東坡於
岐亭記應羅漢以今揆昔歲踰七百事出一轍蓋精

鎮謝精陳蘊茹三魁陳體仁成珏楊毓曾興治王治
國龐興隆李永茂李積盛崔協茂張德太張萬興高
永太張春和世美均曾永豐張德豐王三統劉鳴皋
鄧士元劉基才陳殿杰高以敬夏位賢曾芝體王天
祐陳應發關敦品何仁貴劉耀廷賀翊儒劉見臣尹
全尹福黃榮嚴九和陳富陳林胡奉沈世隆呂成連
易光澤蕭合劉雲韓自新郭貴陳魁甘昇金太羅清
李隆馬富朱魁唐榮鄧貴李太虞海劉興劉化劉榮
張顯魁舒德姜燦彩楊德運尤廷贊吳雍朱信陳欽

勞瘁醜類聞風遠遜而約保書役中亦有深明大義
實心出力者均屬可嘉特將義舉紳民陳九齡許正
于慶張登科胡華美陳九鶴邱玉樹許尚胡安蔡必
曹溫儒超沈宜藩胡永年溫進先陳誥藍田玉劉作
孚陳秉正劉忠義張廷典巫崇邱玉書劉忠和謝有
爲余成鳳蔣萬梅畢慶餘梁美堂溫彥超蔣萬松薛
朝昇鄧才超楊凜泗梁翰張子雲謝紹周尹遇知喬
世封馬河瑞敬月仙張慧陳剛劉天輝任重杜攀桂
歐義侯殷孟春溫元錫許少卿茹金楊松齡王好劉

不受曰我先人未嘗藏金於此也兩人相讓久之由
是人皆高公之義多鄉人之介節焉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信然公生平
行誼率多類此吳逆僞將王屏藩駐師漢中厚幣聘
公公知其必敗却聘不就韜光晦迹以令名終

重修丈人亭併灌臺記

邑舉茹金

嘗謂古今人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固已究之信亦
有可疑疑非無可信特眎畱心風化者維持何如耳
吾漢邑周丈人崇祀鄉賢祠流芳已非一代生於周

等並題協力宣勞四字以獎之爲好義者勸

劉瑞雲

許又將

瑞雲劉君者邑人也少好學善鼓琴精奇門之術深沉有器量崇正初以貢士廷試至京朝有善琴者聞公名結爲知音因諷曰方今之世遁跡林下可也公感其言優游原野與物相忘常行市中有惡少從後穢詈公弗校焉其所居乃鬻自鄉人者一日有牝雞引小雛數十自炕中出捕之得白金百兩曰此吾家所藏以遺後人者非我所應有召其子子之其人辭

兵燹不少改易蓋呵護有靈足爲古賢詰印證者洵
於是乎在第歷年愈久補葺無人亭旣廢臺亦顛覆
樵子牧童之手埋沒荒荆蔓草之中千載後縱有博
雅搜奇之人何以釋其疑堅其信乎幸

通守梅江公祖於嘉慶乙丑冬膺

聖天

子命來守茲土至今十餘稔凡邑治關大典裨人民
者莫不次第畢張性尤嗜古訪諸故老聞其軼事慨
然思名跡就湮也爰鳩眾工舉臺而復整之屹然嶄
然磊落特出者昭其舊也相龍岡近頂處構亭一所

故係以周隱其姓氏故係以丈人抱甕灌園恥爲桔
槔卓然葛懷遺風前人吟咏憑弔不一而足矣迺或
以說見南華外篇目爲漆園寓言疑焉而不信夫江
漢曾被文王之化終南上接太乙之精當春秋時豈
無高尚士潛生其間况可考者邑北城外抵龍崗數
十武舊有亭名丈人亭亭旁有臺號灌園臺上剛石
如甕狀下承以磐甕方圓不盈丈而古色斑斕字青
石赤其文漫滅難驟辨搨抄若隸篆然較岫嶠命碑
絕陽碣鼓不多讓望而知爲漢唐以上物幾經風雨

記以俟畱心風化者採擇焉

重修龍神祠碑記

錢鶴年

漢廳城北舊有龍神祠乾隆三十九年知縣郝敬修
勅建觀其叙志葺祠之言則知郝君之有所必應已
乃自公去後閱四十餘年而祠漸廢鶴年受

天子命守此土蒞此民凡祠之有關於

國計民生而廢壞者無不捐廉褻眾以次第舉之况龍
神實嘗有功德於吾民者歟十數年來每逢亢旱必
躬禱於斯祠有禱輒應夫神既福人亦安可不尊崇

巍乎煥乎軒爽呈露者壯其觀也於東郭城樓題額
曰周丈人抱甕之鄉彰明較著有目共覩者誌其地
也庶當代名公鉅卿後世文人學士過轍之下覽是
額望是亭遊是臺發懷古之幽情不至與漆園寓言
疑爲荒渺無稽則古賢喆之遺型芳躅遠播宇內永
垂不朽謂非公祖之力哉昔南國思召伯之政愛
樹亦不忍傷今公祖撫我漢邑良法美意曷可殫
述區區一亭一臺固其餘事而令後之人因其細以
思其鉅卽甘棠之愛於斯已寓矣不揣固陋敬爲之

聖人在上民和年豐

神降之福凡爾小民苟不遵有司節儉之訓暴殄天
物樂歲粒米狼戾吾又竊恐有求而不應者矣嗚呼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是固在祀神者之整躬積慮有
以召風雨之和甘也神寧有私於其間哉祠祀之敬
誌焉以勸諸石

修城記

邑歲貢 陳九齡

廳城修於本朝乾隆三十三年黃公前主城而已東
西南城門空洞上無樓下無門卑如垣時或傾圯荒

廟祀以爲告虔之地哉因本其舊址整而新之重裝神象建設門樓護以墻垣擴其苑地祠右添一堂兩房召緇流住持以供神祀祠左有亭環之以水每當春夏芳草綠縹之時宛有沅芷湘蘭之象顏曰清風其右下設廳橫欄曲檻質樸無華所以爲祭神更衣之小憩而待澤之嘉惠黎元也其後倚元冥前乘坎地辨方正位奠神之攸居苑有古樹數本枝葉交輝遠朝南屏高峯青蔥倒映曠如奧如雖然吾之重修此祠所以爲民也方今

力防護時秋雨寒甚道路泥濘公祖冒雨巡視晝夜
靡寧慰勞備至士氣百倍賊知有備而去吾邑得以
保聚者公祖之力居多然亦危矣十八年河南滑縣
賊起時南山荐饑岐山郿鄠寇盜充斥漢中告警人
心洶懼公祖召齡等涕泣而諭之曰邦邑不可以無
備行險不可以屢試城陋如此賊來奚恃吾寧爲身
家計爲子民計耳乃竭貲捐修紳士亦感泣踴躍樂
助於是壞者補之傾者築之掘城濠建寫橋濠傍徧
植柳樹復增建堆房七炮臺四公祖偕廣文梁公巡

榛茂草徧城下虎狼夜食雞犬居民不能息也黃公
道嘉惻然動念請

帑增修補廢起墜仡仡改觀迄今又數十年沙水衝盪

風雨飄搖雉堞傾頽垣墉崩裂嘉慶二年教匪滋事
時通守熊公設板暫守五年閏四月賊至漢陰焚掠
四郊問閭倉皇懼無以衛值關總戎軍至而危城克
全十一年寧陝兵叛逼近郊圻百姓憂甚幸

梅江錢老公祖來守是邦公祖浙中名士也久於軍
營熟諳機務乃設法堵禦捐廉募兵得七百餘人竭

皮採食殆盡百姓流離道殣相望鳳翔漢中盜賊蠭起人心皇皇通守梅江公祖蒿目時艱焦勞日甚浹旬之間容枯髮白力請大吏申奏

朝廷

發

帑賑濟躬親赴鄉比戶稽查務使民沾實惠又

先捐廉買米平糶設局於承恩寺及文武廟等處徧勸富民出粟減價樂輸者請大吏給匾以獎勵之民感公祖之誠無不竭力輸粟每人或五六百石四三百石百十石齡亦出米三百餘石米粟雲集價值漸減而民命稍甦先是窮民之無告者公祖每歲設廠

廳吳公暨眾紳曉夜督率浹旬之間邾郭巍然視黃
公時更爲完固防禦之勞亦甚於前賊不敢窺視士
庶綏寧商賈樂業伊誰之功歟齡目睹城之廢興而
慨然有感爰輯始末以爲之記

救荒記

陳九齡

水旱凶荒天災也天災可救乎然天定勝人人定亦
能勝天救荒之術平糶散賑常事也常事曷足記乎
然有實惠以及民則又不容不記嘉慶十八年南山
諸郡大旱十九年又旱無麥無禾粟米昂貴蕨根榆

白洞云嘉慶十八年夏旱甚禾苗枯槁赤地如焚百姓薦饑流離載道六月十一日通守錢公祖軫念民瘼焦勞日甚鬚髮頓白芒屨素服步禱於洞自寅至午長跪號呼謂某忝民牧政治不修上千天譴乃某一人之罪斯民何辜罹茲凶荒願躬受天罰淚隨聲下時彩等亦袂濯追陪共相感泣初視洞乾涸如炙少頃忽聞洞內風鳴洞壁湧水累如貫珠直滴瓶內敬奉以歸時赫日炎炎長空萬里民方憂無雨歸未至半途雲氣油然作於山洞抵城而大雨至百姓

給粥使子弟親監之又施散綿衣動以千計即安人亦親爲縫紉鄉里之好善者聞之亦感發樂助以是貧民無饑寒憂是歲數倍於前民賴以生者不可勝計故四郊多盜賊之虞而吾邑帖然者貧民有所資也公祖有仁心仁聞而民實被其澤是不容於不記

太白洞祈雨記

張彩

太白洞距城東五十里發跡鳳山環朝月水萬壑森然一崖壁立而洞出其麓鍾乳纍纍古木蔭翳枯藤怪石莫可名狀相傳太白真人修煉於此故名爲太

章奪而虎不與爭事亦奇矣

魁星樓記

邑廩生 藍田王

理之所足信者卽事有或左猶將信之況以理斷之於前而其事卽應之於後而不爽誰得而疑其誣哉彼堪輿家以山水之向背順逆決一家子孫之休咎占一邑人材之盛衰其說亦近於荒渺難憑然而地靈人傑古誌之矣昔者公劉館豳相其陰陽周公邑洛卜於瀍澗豈獨取形勢之鞏固哉蓋亦謂得其地利而人文可以興邦家可以光理誠莫可易耳漢邑

歡呼官吏相慶夫祈晴禱雨民牧之常而未有如是之神且速者因記之以見神之靈且以誌官之誠

虎口奪母記

尹廷瑛

任伍章邑雙乳人鎮安司訓之孫庠生吉人之子也家貧躬耕事母以孝聞年二十母於日晡時至屋後取薪章在內聞母喊聲急出視見虎噬母去章徒手奔救至叢莽中虎蹲伏欲食章奪母負之而歸虎不動若不知有奪者章亦止知有母至門虎逡巡而去章傷母死非命痛哭絕氣者數次夫母死虎口命也

漢邑之所以艱於科第者地脈限之耳然造物畱缺
陷人力固足以補之今欲振興人材莫先於培植地
脈欲培植地脈莫要於改建魁星樓魁星樓者一邑
文運之所關也昔之人自邑中遷往城東地高於邑
而又合迴龍顧祖之說其亦深明地理者之所爲歟
可惜者未透露耳邑之來脈實惟龍岡倘建樓於巔
則文星高照科第定連綿矣吾將爲二三子謀之諸
生唯唯尚未深信而公祖亦緣兵燹之餘撫字爲
急建樓之議遂未果厥後公祖復回籍補丁

居四山之中龍岡北枕鳳嶺南屏月水繞城三面如帶斯環如珠斯抱覽形勝者咸謂其山崔巍嵯峨其水迴流揚波其人必磊落英多乃考諸前輩或穎悟夙成或學業獨富經明行修者不勝指數而獨以科第爲艱自前明以逮

國

朝中甲榜者二人中乙榜者亦僅五六人其故何也嘉慶十年乙丑

梅江錢公祖來守是邑下車之初問民疾苦弊者除利者興尤以丕振文風爲己任嘗集諸生而語之曰

余前所云亦以理斷之耳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傳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方余初來斯土察邑人之
姿居然吳越之秀民也叩諸生之業居然鄒魯之文
學也及環視山川風景乃悟在此不在彼也姑爲之
前以彰厥美不亦可乎諸生勉乎哉地脈吾能培之
學問中之鑽研吾究不能代之也倘乘此而爭爲奮
發將連茹彙征蔚爲國華余與有榮施焉不然則建
樓有無補之譏而多士鮮特達之譽獨余之憂也乎
諸生勉乎哉夫以公祖之多方培植如此殷勤誥

太夫人憂歲餘復任值饑饉又不克果建延至壬申
時和年豐百度俱舉矣 公祖乃步至龍岡之巔審
形勢正方位鳩工庀材不日樓成樓下空洞上塑魁
星神像裝以金碧取其文明也四圍軒豁取其透澈
不壅蔽也高文餘濶半之制度不及城東三分之一
而自邑北望儼然岑樓高標天外因高爲高勢使然
也越明年癸酉邑士茹金舉於鄉次科丙子邑士溫
予巽復以拔貢中式北闡邑之人譁然於 公祖言
之果信而有徵也咸賀 公祖 公祖曰余何功哉

於滇威加於魏行高於天壤名莫於

孔明處生其後

者誰不知而慕之樂而供奉之耶故其生平流寓往
來之區以及行軍平定之所莫不有廬有宅有碑有
廟凡皆慕其爲人思其遺愛者之所爲也余守治漢
陰十餘載矣夫漢陰古屬漢中固武侯撫治之地
恩澤所及之處也邑治圭山舊名龍岡堪輿家象形
之言余倡議勸建諸葛忠武侯祠於其上非與南陽
媲美蓋崇其稱即以爲鎮也且皆諸紳好義樂輸之
功於余無與焉特念余自束髮讀書以來即深契浚
洎明志寧靜致遠之詞迄今幾老宦途愧不能效公

誠又如此則後之沐教澤而蒸蒸日上者抑又可預卜矣玉以荒陋之質承命作記初欲辭旣而恍然曰樓成而發其光者連踪而至其事可質言而前之規畫後之勸勉其言可實錄也爰捃撫其始終而並記之以昭我公祖造就之深心而且爲窮理者進一解焉

創修諸葛忠武侯祠記

錢鶴年

後漢諸葛武侯生於齊寓於楚遊於吳治於蜀功成於滇威加於魏行高於天壤名真於孔庭生其後

人也月令孟春掩骼埋胔固仁政之一端亦惻隱之心所由發也夫遇髑髏於途行旅且爲嗟嘆况躬膺司牧守治百里之邦者哉漢陰舊有義地數處以爲貧而無葬者之窀穸而境內乏嗣孤塚或瘞於前代或埋於近世或禦侮避難戕於敎匪倉卒掩覆者無地不有淺葬日久狐搨犬攫髑骸暴露不一而足余目激心傷每於寒食前三日遍查纍掩捐貲貳拾緡俾值年領放生息及西門外官地租永作清明掩覆及中元下元日祭酹經費此亦掩骼埋胔之遺意也

於萬一因沐手親繪其象少申仰慕之忱藉作造廬之請邑中子弟瞻公之祠拜公之像當思公之生平若何而隱若何而見何以事君何以治民何以望重海內何以配饗聖人是則余建祠之精意願與諸生同自勗者也若謂培植風水或壯觀瞻此則弦外之音而吾之所以建祠之意終在此不在彼也祠既成因爲之記

瘞祭記

錢鶴年

孟子嘗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

濟與不濟道之中與不中哉且于續十四齡耳又烏
知夫如何而爲孝之善哉夫欲救其親至不惜其肢
體則凡可以盡心者亦何所不至也假令非瞽而充
之以學安知不爲李密之陳情乎吾悲其遇故特旌
表焉以爲閭閻勸

養正義學記

安徽太
湖生員 王肅高

天下之患莫大乎有子而不能教欲就外傳而苦無
資且無其地故欣欣向榮之英往往以不材終老殊
可惜也所以古之君子出守州郡始焉必制其田里

或曰二十緡微事耳何足記余曰不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漢邑之好施者多矣安知不有人焉繼此而益捐濟者乎安知不有人焉因此而擴惻隱之心者乎故筆之以俟

記孝童于續刲股傳後

錢鶴年

嗚呼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孝敬之道守身爲大刲股非道之中也然得此於孩提之童實爲大難況生而眇者哉彼其至性所感籲天灑淚智窮力索無可柰何是時死且不惜遑計事之

屹然咸樂有師承矣先是前署通判杜公已倡置育
英書院訓課成人故此特以教小子慨自教匪擾害
貧家子弟零落多矣惟我公多方補救近得捐
安集而又經營及此觀其錫名之意則蒙以養正
聖有基將見山下出泉後生可畏城闕無佻達之形
里俗鮮荒嬉之子達一已所欲達爲衆人所願爲雖
所費無多其有補於風化豈淺鮮哉書曰保赤誠求
詩云民之父母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雖然公之樂
育固如此其勤矣且公而普矣誰無懷保之心邑中

教之樹畜使老有所養繼焉必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弟之義俾幼有所成材然而良法具存而遵行者
或鮮漢陰民風樸實士習謹醇而城鄉寒微幼童俊
秀明敏者尚多失學通守錢公憂之嘉慶二十二
年特於署東牆外隙地捐修瓦房草廳草房各三間
樓房山房草閣草方屋各一間土窑三所立爲養正
義學教誨童蒙並捐項勸輸置買范家扒下家溝等
處叛產以每年租入爲延師束修膏火之費現已詳
請各憲批照舉行而一時孩提之童魚貫而來矻

主風化者躬爲策勵耳不然楚南陽有卧龍岡諸葛
之故里其祀守之宜也而建祠吾邑胡爲哉吾邑城
北由後山蜿蜒而來其形似龍行臨城橫亘爲岡首
尾盤護如卧此吾邑所以名爲卧龍岡也而於忠武
侯又何與哉 通守梅江錢公祖浙江名士長才短
馭於茲有年矣以清慎勤理吾邑常彷彿忠武侯之
爲人治餘尤好培風水自城池社稷廟祀而外凡關
地治所當培植者悉相陰陽而位置之一日集紳士
之好義者於署中向北指諭之曰此地名卧龍岡宜

君子必有起而勦成我公之志者特不知就教諸
童其感發興起宜何如耶時嘉慶戊寅二月初吉高
客遊漢陰適承錢公招飲茲學不揣固陋因走筆
而爲之記

諸葛忠武侯祠記

邑舉人 蔣萬柏

自古賢達之士恒推爲嶽降崧生言乎地以人重也
顧天下有其地同不必古有其人而見重於此今無
其人而或輕於彼者蓋人與人相待於無窮援古以
列今而尸而祝之屬望彌殷焉人傑則地靈亦存乎

月而落成 公祖又親繪其象於壁綸巾羽廟儒者
之氣象若生焉眾道其盛而屬記於柏 柏言於眾曰
此 公祖之效慕古人而以身示教也 公祖學兼
名法借籌幕府有卓識大府薦之

朝廷

朝廷以爲能而策任吾邑其得出處之正亦明矣昔

諸葛治天下以大德不以小惠 公祖清而能容寬
而有制不有會其旨乎且諸葛出入將相偉烈豐功
祇以謹慎自表 公祖撫有茲土無煩賓佐而常則
刑賞維清變則綢繆備至十餘年獄無宿冤犬鮮夜

建諸葛祠以實之豈謂古有是人而今無其人哉且諸葛出處與其事業文章可誦可法亦視意之所向而已夫讀書懷古徃徃有思其人述其姓字溯其里居而深向往之情者矧建其宇圖其形躬肅拜謁如親其衣冠容貌其感動奮發又當何如也間嘗披閱舊乘所載如周丈人安陽令高人奇士達官名宦代有人矣倘復有傑出者後先頡頏安見古今人不相及耶由此以觀則茲祠之建不可謂於是邦無助眾悅從公祖捐廉倡之且履正其址材良工勤不數

是詩有之永言命命

必爲之宮宇尸祝之社稷之豈錫福之說果可付之
冥冥也哉通守梅江錢公祖善政多端不忘錫福
吾民久矣於城北龍岡之陽距脊百餘步面南建有
五福宮焉或曰公祖培風土也嘗言來龍富厚則
發福悠久又言龍身不可無鱗故多建樓亭祠宇以
輔之即如由五福宮而上至岡脊則有魁星樓也西
之則丈人抱甕亭也又西則諸葛祠而太白附之呂
祖閣而三官附之又由東至菩薩泉有龍神之牌樓
與其寺宇焉又上之有菩薩廟焉又至岡凹有土地

吠得之謹慎者爲多焉然則公祖因其地思其人
建其祠而寄效慕之情且令吾邑共效慕之自待者
厚而策勵於吾邑者不亦遠乎知其解者吾能旦暮
遇之否耶

五福宮記

蔣萬柏

福備也胡爲有五也自洪範言嚮用五福始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而世俗
又有福祿壽喜財之說要之無非福無非言備也獨
是詩有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福亦自己求之者而

氛甫靖生民之凋殘未復也 公祖剔弊興利撫綏

不倦而瘠瘵痼吾民若忘其凋殘也福也時或薦

饑則捐廉勸施市井皆減價平糶備多方之賑恤吾

民若忘其饑也福也或羽檄告驚則浚修城池慎固

封守捍禦之策無不未雨綢繆而吾民若忘其危也

福也迄今歲星一週木穰屢告士農工商各安其業

樂其欲以享太平之福者 公祖之所造何福不備

彼二說烏足以悉之然則茲宮之建 公祖旣以有

猷有爲者錫吾民之福實以攸好德者勉吾民迓壽

祠焉皆 公祖履視而位置之眾樂助之遙望流丹

飛閣如堆阜突怒作其鱗之而且發策決科者今踵

效其靈是說也似之而非也或又曰 公祖以神道

設教也蓋福善禍淫愚民易惑 公祖慮其有非類

之祀希无妄之福也故特設此宮以一其趨正其俗

俾吾民不敢有妄干焉此亦不崇淫祀之說也而亦

不盡然也吾聞聖君賢相能造天下之福外而賢方

伯能造一國之福賢守令能造一邑之福理固然也

且亦思公之造福吾邑何如乎憶 公祖下車初逆

者今則有害無利原其故砥石聳峙噴以雪濤覆溺
之患歲歲有之徃見溺舟人七口因感賦有巨靈手
可假削平不用刀之句噫斯固天險非難爲力何秦
越人肥瘠視哉爰謀之居人屈張潘等鳩匠削鑿併
修砌灘隈石磴顛墜沉溺之患於茲免焉稷化熙洽
海澨山陬莫不慶安瀾遊蕩平漢解壤亦

聖治所昭回喁喁向化誠樂成斯美也夫工竣勒醵金姓
氏於瑣珉以垂永世

藍生行序畧

曾興唯

富康寧於無窮則瞻此宮也念作善之降祥思尚賢之蒙祐而康而色必有油然而興者矣

鑿石梁灘險磯併修石路碑記 許逢熙

邑山南漢水所經灘險不一屬漢陽坪地者曰石梁怪石砢砢大逾數尋根盤地軸勢踞波心界浩淼而南北望洋若以出沒亦一奇觀也分而南者波瀾壯潤舳艫上下北迤者湍激迅駛漁梁資益善利不爭爲德溥矣陵谷遷變派流亦異 國朝雍正初橫流潏潏大勢導北而舟行苦矣漁梁泯矣昔均利無害

擢之高等鐫其文十八年陸公畱任是歲爲選拔科
屬意於生通守錢與健菴葉太守交薦之生亦已知
之矣場期前一日忽聞母疾復發卽星夜馳歸親友
挽之不可陸公嗟嘆久之其族多務本力穡有拮据
者生必曲爲周欲其平居訓誨子姪則內外男女閨
閫甚肅焉非公事不謁官宰人咸以澹臺子羽目之
而生歉然若憂其不足是殆可謂善人歟余故節其
已然之跡以序之

卧龍岡紫氣閣記

錢鶴年

藍田王字席珍崑峯其別號也少孤力學事節母以
孝聞方其父之沒也生在襁褓纔五月耳家甚貧其
母楊躬親紡績事姑訓子固已備極艱難辛苦矣而
生亦自幼即不爲兒嬉午夜孜孜時修汲綆未幾泮
遊旋食餼生雖貧侍膳不惜甘旨而自奉則藜藿自
甘有憂疑事戒家人勿與母知遇有喜慶則歡呈膝
下母夙嬰目疾出入必躬扶持之母病親侍湯藥朝
夕不離廢寢忘食兩目盡赤病瘥始得解頤問閤動
容人無間言焉嘉慶十五年學憲陸公臨興奇其才

言仙者衆矣未聞託始於老子仙且不言况三清十
極之說哉道家所謂符籙祭醮者始於漢張陵成於
寇謙之彼嘗慮其說之誕而無據也乃託於老子以
神其書而世不察以爲老子嘗有是言不亦誣乎老
子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寧肯設此三官九府之名
以罔民耶老子之子曰宗仕周爲名將其在四民之
中亦士耳特以清淨無爲爲主所尚不同非於儒之
外別有教也關尹知其爲聖孔子稱其猶龍其亦聖
人之流亞歟豈若今之道家言哉閣旣成與菩薩泉

漢陰廳治之北有岡焉蜿蜒盤曲環抱署後如臥龍狀爲一邑之王山閭閻興替之所係焉而堪輿家每以岡勢平衍文峰未露爲嫌余雖未深信然去損謀益亦守土者所宜盡心也余嘗建魁星樓五福宮於其北西則有抱甕亭諸葛祠東南則有菩薩泉土地祠焉而其中獨闕如因鑿石誅茆闢地爲閣以接東來之氣祀文昌於堂中奉老子於閣上名曰紫氣用杜詩句也或曰老子創三清十極之說爲道家宗非魁星武侯者此崇祀似非其倫而不盡然秦漢以來

斯時乎余實有厚望焉固非僅爲遊觀計也

魁星樓相接薨桷參差丹碧掩映山光草色郁郁青
青偶一登臨俯瞰城郭之麗遠覽江山之勝方今

聖人在上四方無事漢陰地僻民淳豐穰屢告余常

與斯民俯仰其間春覩插秧秋觀刈禾亦助登臨之

樂也況邑素多雋彥之士而科第維艱自魁星閣五

福宮等建而邑士如金舉於鄉溫子予巽以選拔中

式北闈咸謂堪輿之言有驗或以是歟然則是閣之

成多士且蒸蒸日上如老子所云得時則駕者其在

斯時乎余實有厚望焉固非僅爲遊觀計也

